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徐霞客遊記

劉虎如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徐霞客遊記

劉虎如選註

徐霞

劉虎如選註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兼印刷者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SELECT

THE

TRAVELS

with introduction

by

LI

J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秋空淨無極，兀兀片雲孤，不與風同駛，遙令雨自蘇，卷舒如有約，尺寸豈隨庸，我欲神相倚，從之逕轉無。』

『爲霖并爲電，彌天總是雲，誰能繪霄漢，了不作氤氲，捧日開朝霽，飛霞散夕曛，此中無一繫，何處着紛紛。』

『出岫何幽獨，悠然颺碧空，遙分秋水影，忽度夕陽風，長天不留蹟，冷月若爲容，歸宿應何在？崆峒第一峰。』

『彩霞竟何往？蒼狗自徜徉，出沒千峰迴，夷猶一壑長，驚飛難作伴，龍躍豈相忘，不待爲霖日，方令天漢章。』

『卷舒有妙理，誰云倦始還，垂天寧幻態，觸石豈無關，神遠羣俱渙，情空跡自閒，始知能體物，造化掌中刪。』

此五律題爲賦得孤雲獨往還，明崇禎五年秋，徐霞客所作也。其詞意之高

妙，備極諸長。非身歷其境者，何能出此？非長於寫景者，何能出此？「詩言志，」吾人可以觀其志矣。錢牧齋云：「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誠非虛語。故不惜辭費，先將此奇人奇書之匡略紹介於讀者。

徐霞客之生平

徐宏祖，字振之，霞客實其號也。明江陰人，生於萬歷十四

（西曆一五八六）年，卒於崇禎十四（西曆一六四一）年，享年五十有六。霞客童年出就師塾，即聰穎異常，雅好奇書，博覽古今史籍與輿地志，山海圖經，旁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惟恐違父母意，乃應括帖藻芹之業，非所願也。纔逾齠髻，其父遇盜，阨於別墅，霞客跣足奔救，扶持湯藥者逾年。及父卒，形毀骨立，畢力喪葬。自此益厭棄塵俗，欲探奇於名山大川，因有母在，不敢請。其母王氏反勸勉之，且爲之製遠遊冠，以壯行色。自此蹇衛芒鞋，無停轍矣。

其遊也，可分爲二時期：先以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自言萬曆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蹟。自此歷齊魯，燕冀間，上泰岱，拜孔

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嶧山弔枯桐，皆在己酉。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還過此中，陟華頂萬八千丈之巔，東看大小龍湫，以及石門僊都，是在癸丑。惟甲乙之間，私念家在吳中，安得近舍四郡。秣陵爲六朝佳麗地，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橋明月，三十六曲濁河，豈可交臂失之？迨丙辰之履，益復遠。春初，卽爲黃山白岳遊，夏入武彝九曲，秋還五泄蘭亭，一觀禹陵窆石，繫纜西子湖，又將匝月。丁巳家居，亦入善權張公諸洞。登九華而望五老，則戊午也。抵魚龍洞，試浙江潮，至江郎山，九鯉湖而返，則庚申也。以辛酉壬戌兩歲，歷覽嵩華元三岳，俛窺瀛渤，下溯瀟湘，齊州九點煙，尙隱隱如指掌間。憶所遇異人，如匡廬之慧燈禪師，終南之採藥野人，太華之休糧道者，了無風塵色相，至今猶在目中。也。（見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是爲第一時期。

迨天啓五年（乙丑），其母病卒。『至服闋，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許人也。今不可許之山水乎？」遂再拜辭兩尊人墓下，不計程亦不計年，旅泊

巖棲，遊行無礙。』（見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是爲第二時期。歷遊浙閩贛楚粵西黔滇各處。而陳志更有『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牛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復策杖西番，參大寶法王』等語。吳國華作壙志銘，亦以爲霞客之遊，『最奇者，晚年流沙一行，登崑崙天柱，參西番法寶，往來雞足山中，單裝徒步，行十萬餘里，因得探江河發源，尋三大龍脈。』至於唐泰所作之天遊曲，末首亦云：『掉頭寸寸是天涯，撥破重雲去路賒，萬里砥平無礙阻，更遵禹貢入流沙。』按禹貢之所謂流沙，卽張掖居延澤也，是則霞客之遊，不特入川入藏，且曾一度及於甘肅北部與內蒙古地方矣。然據丁文江所作徐霞客遊記一文觀之，則又有未盡可靠者。丁氏云：『錢牧齋所做的徐霞客傳，辭意與陳志大概相同。陳錢都是先生的朋友，傳志是先生卒後數月內做的，其中的事實應該是千真萬確。由此看來，先生不但到過四川，而且到過青海西藏了。但是細細考起來，遊記上絕對沒有遊川藏的話。而且崇禎十二年九月以前，先

生的遊跡，有記可考，萬無能到四川的理，不要說西藏崑崙了。況且其他的事實，也與傳志不符：第一，靜聞死在廣西南寧，在遊衡岳以後。第二，先生從湖南到廣西，並沒有「泛洞庭，從蜀道登峒」的事。第三，尋盤江在崇禎十一年秋間，而遊瀾滄在次年夏天，如何可以說「由瀾滄而尋盤江」。所以潘次耕說（見遂初堂集徐霞客遊記序）先生無上崑崙窮星宿海的事。作者於民國十年在北京文友會講演，也辯他沒有到過西藏四川。但是崇禎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後沒有遊記，或者先生於崇禎十三年由雲南到西藏四川，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然霞客之作滇遊，止於雞足。如陳志有云：『霞客遊軌既畢，還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良於行，留修雞足山志。三月而志成，麗江太守爲飭輿從歸，轉側筇輿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黃岡侯大令爲具舟楫，六日而達京口，遂得生還。是庚辰夏間事也。』再由遊記之時日徵之，在遊雞足山之前，霞客固未作川藏之遊也。其在戊寅五月初九日之後與八月初七日之前一段時期乎？（因此段時期

之遊記已缺。然是年十一月八日霞客在昆明筇竹寺之所記有云：『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余不信，及瀕行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黯然曰：「君去矣！余歸何日？後會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至是見體空誠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是則以前並未入川明矣。遑論作藏遊乎？

然而陳志有云：『霞客於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余，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書貽某宗伯，併託致余。書中皆言其所歷涉山川諸瑰狀，併言江非始於岷山，河亦不由天上。』然則霞客雖未曾入西藏，固已入川參峨嵋矣。故丁文江又云：『拿遊記的證據來比陳志錢傳，當然遊記可信，陳錢不可信。然則先生終究沒有到過西藏。但是重慶離峨嵋不過六七百里路，先生就是從遵義到重慶回家，不難向西一遊。』所惜者江源考已非全文，否則吾人必可由此得一較明確之證據也。

徐霞客之家系

宋開封尹錮者，扈蹕南渡，子孫俱誓不仕元。至明朝，本中以人材徵使蜀，景南出粟助邊賑饑，故皆膺國命之榮。景南生頤，以六書拜中翰，與其弟解元、荊州守泰並以才名耀仕籍。頤生元獻，元獻生經，父子俱魁南榜。經生洽，官鴻臚簿。洽生衍芳，贈光祿丞。衍芳生有勉，是卽霞客之父也。有勉別號豫庵。年十九，兄弟析產，乃以室之正者遜與伯氏，而自取其偏，節衣節食，稍有贏餘，輒表章所居，好花木泉石，爲園以自隱。晚年避盜，墮河而甦，行必藉杖。梁溪秦中丞侯給諫聞其風而悅之，造見，乃深匿叢竹中，俄而乘扁舟入太湖，遯矣。霞客每侍之，輒謂『是兒眉庭霞起，讀書好客，可以竟吾志，不願而富貴也。』

霞客母王氏，事豫庵如嚴賓。喜種荳，滿架蔓施，綠陰雲簇，秋至，荳熟亦纍纍可觀。剪芸疏漑，場圃潔拭，皆親爲之。荳架之下，緯車軋然，故其同邑夏樹芳秋圃晨機賦有云：『荳花棚下，插架編蒲，栽諸語，植矇姑，樹蹲鴟，烹落蘇，碧雲臺榭，其樂婆娑，若乃秋露溥溥，涼颼颼颼，野外時聞乎擣素，金井忽飄乎梧葉，繅此女工，

禦寒尤切，調織婦之弄梭，試田家之踏籬。晨雞乍鳴，曉鐘初歇，札札乎杼韻之動，微風，軋軋乎機聲之落殘月。』此情此景，蓋寫實也。豫菴生三子，胸中不免有嫡孽之吟，徐母盡爲鋤之。生平見巫覡如見鬼仇，見餓人則必飽之，乃快。且節儉異常，霞客嘗欲爲母新舍，其母使之一新祖父碑像。霞客有五岳之志，母爲束裝，戒之曰：『第遊名勝歸，袖圖一一示我，遊未竟，我不嚙指去亡害，卯孫在可伴也。』由是觀之，霞客之遊，其父母實有以促成之耳。

關於地理之供獻

霞客之遊記，非僅寫景物，談風月而已，對於山嶺之來脈，江海之源流，亦未嘗無所發見，其有功於地理，自不可沒。茲特分述之於次：

(一) 對於中國山脈之供獻

中國之言山脈者，初則有三條四列之說；繼有山河兩戒之說；至崑崙三龍之說興，中國山脈之系統方能有比較正確之觀念。而霞客則又爲此說之功臣也。

夫所謂三條四列說者，據翁文灝中國山脈考云：『第一列自岢嵐，荆（在

今陝西，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至於碣石，爲北條，蓋卽渭河之北岸也。第二列爲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在今山東）爲中條，蓋漢淮與渭黃之分水嶺也。第三列爲嶓冢，至荊山（在今湖北）內方，至大別，爲中條之支脈，亦約當漢淮與大江之分水。第四列自岷山之陽，至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今江西廬山）爲南條。』

山河兩戒說者，唐開元間僧一行云：『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於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自濊貊，朝鮮，是爲北紀，所以限戎翟也。自岷山，嶓冢，負終南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據武當，荊山，至於衡陽，及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爲南紀，所以限蠻夷也。』

至於中國山脈之始於崑崙，益松筠龍經已言及之，其言曰：『崑崙山是天地骨，中鎮天心爲巨物，如人骨脊與項梁，生出四支龍突兀。四支分出四世界，南

北東西爲四脈。西北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陷杳冥。惟有南龍入中國，分宗孕祖來奇特。』至於三龍之說，則又可以明人王士珍之言作爲代表。王氏有云：『崑崙據地之中，四旁山麓各入大荒。入中國者，東南支也。其支又於塞外分三支：左支環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太行，數千里出爲醫巫閭，渡海而止，爲北龍。中支循西蕃入趨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敘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關中，脈系大散關，左渭右漢，爲終南太華，下泰岳，起嵩山，右轉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爲中龍。右支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趨雲南，邊霑益，貴州關索，而東去沅陵，分其一由武關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過九疑衡山，出湘江，東趨匡廬止。又分其一過庾嶺，渡草坪，去黃山，天目，三吳止。過庾嶺者，又分仙霞關，至閩止；分衢爲大拌山，右下括蒼，左去爲天台四明，渡海止；總爲南龍也。』而徐霞客更言：『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

翁文灝於彼中國山脈考一文，對於三條四列說，則以爲「與水系關係殊不明顯」；對於山河兩戒說，則以爲「一行言山之目的本不在地理而在天文，不在明山脈而在辨星野，故雖大致尙是，而究不免牽強附會，舉隅忘全之病」；對於龍經之所云，則以爲「是說爲地理而言地理，視爲天文而言地理者尙屬較勝」；對於士珍之主張，則以爲「脈絡井然，實集數代之大成」；然水系之分水，尙未提及，是亦一大缺點，故對於霞客之所記，則以爲「言山純爲山脈而言，不雜星野之見，亦非爲風水之談，視前爲大進步矣。」

(二) 對於中國河流之供獻 江源考云：『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又云：『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發於北者曰星宿海，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

爲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此其對於中國河流之供獻一也。

盤江考云：『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自霑益州炎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南，南抵阿迷州境北，合曲江瀘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是爲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塢小柏塢，又北，經廣西府東八十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州東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黃草壩水，東南抵霸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白隘爲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來賓，爲都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此其對於中國河流之供獻二也。

霞客於己卯八月初九日至雲州，遊記云：『余初意雲州晤楊州尊，卽東南窮瀾滄下流，以一統志言「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里」，而於元江府臨安河下之江，又註謂「出自禮社江，由白崖城合瀾滄而南」。余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與禮社合者乃馬龍江及源自祿豐者，但無明證。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故欲由此窮之。前過舊城，遇一跛者，其言獨歷歷有據，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爲雲州西界，南由耿馬而去，爲渣里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爲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爲撈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於是始知撈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爲妄。又詢之新城居人，雖土著不能悉。間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與之合，乃釋然無疑，遂無復南窮之意，而此來雖不遇楊亦不虛度。』此其對於中國河流之供獻三也。

又霞客己卯四月十六日之遊記有云：『大盈江過河上屯，合緬箐之水，南入南甸，爲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稱爲南牙江，西南入千崖雲籠山下，名雲籠江，沿